

LANSEDEYUZHOU LANSEDEYUZHOU LANSEDEYUZHOU

蓝色的宇宙

范文章 郑志强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序

南丁

见过小溪吗？

山中的小溪，清澈碧透，蜿蜒曲折，潺湲流淌，如泣如诉，如弦如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跳跃着，欢唱着，流入江河，然后，谁知道要多久呢，汇入海洋。

“我也是一条小溪。”诗人申爱萍说。你当然是一条小溪。我知道你是一条小溪。你低吟，你高唱，你咏叹人生，你歌唱爱情，你的源头在你那苦难的童年，你永志不忘你的“陌生的父亲”，你以你的《红荷》、《太阳的孩子》、《女人的影子》、《我的爱情诗》、《失恋的少女》等作证，你是一条小溪。

鲁枢元，可以说是位在新时期重新打开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大门的重要学者之一吧。在深渊与峰巅之间求索，于“生命自我”和“社会自我”之间追寻。如何？比之年少时拉着板车运煤，比之年轻时在军垦农场种田，更吃力些吗？你这条小溪或更曲折蜿蜒些？我们已经听到了你这条小溪的喧响：《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文学语言学研究》，以及《文学心理学教程》。

如今将自己演奏成国际级小提琴王子的薛伟，在世界乐坛是声名大震了。几年前我有幸在河南省文联简陋的会议室里听过他勾魂摄魄的演奏，那次是为了给这位翩翩少年颁奖。如今他得了那么多国际大奖，他总不会忘记那一次家乡人的心意吧，他总不会忘记他的源头在中原吧。

硬笔书法之不受重视的最初情况，我知道一些。因此我就特别饶有兴味地读硬笔书法家庞中华的故事。庞中华的故事也的确引人入胜，以为可以此为素材写成一部小说。

李浩澎赤脚行医，登上了医科大学的讲坛；赵福治谱写着他的“凝固的音乐”；李海泉发明了天球赤道经纬网仪；马文飞潜心于他的卫生科普创作；孙天鹏从一个电影放映员起步跻身于电视剧作家的行列；票炳珍以肮脏的修脚工作完成着她修脚工的高尚；丁福森、翟庆坤、李炳耀、余进仓、张生活、庞子杰、宋德石、蒋益民、姬书生们，有声有色地经营着他们各自的企业。照我看来，他们都是小溪。他们都有他们的歌唱，都是动听的音乐。他们无愧于江河海洋。

这本报告文学集的前20篇，记述的多是中原大地上知识界和企业界一些人们伴随着苦恼与欢乐的创造与奉献的，其时间跨度，又大多是从新时期开始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是指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真实描述，生动地展示了三中全会后现象。

各有各的生活历程，各有各的人生追求，各有各的事业成就，各有各的独特奉献，确是精彩纷呈。他们在不断地实现着人们经常谈论的人的价值。奉献多少，则价值几何，奉献与价值其间是一个等式。

硬笔书法家庞中华有诗表述奋进者的心迹：天上星星千万颗／总有一颗照耀着我／只要你赐给我一点星光／会引燃我心中熊熊的火。这本集子里所描述的人物，他们倒都是被各自的星光照耀。仅仅是各自的那一颗星光吗？也不是。他们的心中都还有一个共同的太阳，那太阳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么，我是否可以再借用一个意象呢，那是申爱萍一个诗集的书名：太阳的孩子。他们都是太阳的孩子。

第21篇，压卷之作是《命运交响曲》，洋洋数万言，为著名

的科普作家高士其立传。在读这篇传记文学时，脑屏幕中常出现一个影象，那是1979年冬，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厅，电影晚会，开映前，一个老者坐着轮椅被推着入场，左右的人们小声说：“高士其”，生怕惊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我知道他，在照片上见过他，在文代会的会场上也好象见过他，他就坐在我的右前方。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可以通过放映机照射过来的光束的余光看到坐在轮椅上的高士其的背影。那天晚上放映的什么影片记不起了，高士其的影象却依旧清晰。

读了《命运交响曲》，才愈加了解高士其，愈加尊敬这位长者。为了与“小魔王”作战，高士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成为细菌学家，但就在他学习过程中的23岁时，即被脑炎病菌袭击，患了脑炎，终生不愈。为了与“大魔王”作战，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他这个行动不便的人奇迹般地由上海奔向了延安。到延安后，他曾有诗：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这是很叫人心灵为之震撼的。

知道他的成百万字的科普著作是如何产生的，就要向高老鞠躬致敬了。

长者已离我们而去。他的一生是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在这个意义上说，长者高士其，不也是太阳的一个引以为骄傲的孩子吗？

本书作者范文章、郑志强，一位刚达不惑之年，一位则刚刚过而立之年。我可以称他们为年轻人。他们在一家青年报社担任负责工作。我懂得一点报纸，那是很繁忙紧张的工作。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奉献出这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集子，也真够他们辛苦的了。没有一点执著的劲头儿是难以做到的。在这个集子的某个篇章，他们引用了法国著名科学家罗伊·巴斯德的话：“告诉你我成功的秘诀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这话必定

也激励过这两位作者。

报告文学有其独特的要求，首先要求真实。在案头工作之前，有大量的采访工作要做，工作量是很大的。采访也是门大学问，对所采访的对象所从事的职业特点要逐步熟悉，这且不说。更重要的，我以为要有与采访对象的心灵勾通交流的本领，要人家什么话都愿意向你说，什么内心的隐秘都肯于向你倾诉。采访，实际上应当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勾通与交流。这就要以诚相见，真正与采访对象交朋友，交知心朋友。这是基本功。对人物有了透彻的了解之后，才能坐在案前谋篇布局。既要写出他在做什么，更要写出他如何做。就是说，既要描述他的行为，又要揭示他的心灵。而且，还要根据他的职业的特色，他的气质，他的性格，写出独特的氛围来。如此，才象，才会具有吸引力。文章、志强两位有新闻工作的锻炼，又常有优美的散文发表，这就为他们写这本集子做了准备。因为报告文学从广义上讲，也属于散文的范畴。我读这本集子，感受尚佳。写知识界的一些篇章，是颇有文采的。他们将这么多美丽的、刚健的魂魄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相信读者们也会象我这个第一读者一样，向作者道一声谢谢的。

目 录

序.....	南丁 (1)
我也是一条小溪.....	(1)
大医精诚.....	(27)
河洛精英.....	(40)
宝液莲香堪醉月.....	(56)
花, 就开在你的脚下.....	(73)
美的旋律.....	(83)
为生命歌唱.....	(93)
国手的诞生.....	(106)
蓝色的“外宇宙”.....	(145)
小提琴变奏曲.....	(160)
导航.....	(169)
当美丽的玫瑰花微笑时.....	(188)
泰岱千仞步步高.....	(198)
伏牛人杰.....	(219)
蓝色的“内宇宙”.....	(233)
阳刚的韵律.....	(254)
建造天空的人.....	(271)
书生成大器.....	(282)
五万里路云和月.....	(295)
生活是一个海.....	(309)
命运交响曲.....	(326)
后 记.....	(408)

我也是一条小溪

“我也是一条小溪……”

这是申爱萍登上中国当代诗坛的第一声吟唱。时为1980年。

自此，这条当代中国诗界新生的“小溪”，以蓄积已久，不可抑制的喷发力和冲击力，崩出冰雪覆盖的地壳，汨汨奔涌，冒着蒸腾的地热，闪烁着斑斓的光彩，盘崇山，越峻岭，穿峡谷，走平原，一路进发，一路唱着激扬的歌声：

“冰雪覆盖的大山／已是个银白色的冬季／在寂静的山路上
／我拖着沉重的步履。

冰雪压得小树不住地摇头／啊！哪来的百灵叫，黄莺啼？／
象弹着动听的琴弦／象吹响一支宛转的玉笛。

象山中楼铃欢唱／象飞迁的大雁筑了新居……／霎时，心儿
插上了理想的双翼／去寻求意外的欢喜……”

短短几年工夫，这条无所顾忌的“小溪”就奔流成一条“大河”，激情豪迈地汇入了向往已久的“大海”。

“大海”为注入的鲜活生命所激动，发出了一串串热情洋溢的回声：

“仅仅用了三五年的业余时间，申爱萍同志便写出了一本儿童诗集《太阳的孩子》……她的人与诗都带着一股爽朗和热诚的气息，语言朴实，节奏十分明快，带着民族与民间的艺术情调，……具有感染人的力量。”——著名文艺评论家牛汉欣然命笔，为申爱萍的第一本诗集作序。

“读到你的诗，给我以清新之感。虽然我也已是年近花甲的老头儿了，但是你笔下的苦难的童年，和我们曾经受过苦难的祖国，同样让我感动……你的诗对于成人，对于孩子都是很有意义的。”——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唐达成，在百忙中给申爱萍发来激情满怀的信。

“《荷花塘》是一组明快的歌，它明快得象农家娃娃的给笛、柳哨，但它又是一组缠绵、委婉的歌……你以抒情的笔调，新颖的构思，为这些小诗酿制了一种特有的韵味，使人在质朴中，感到它的俏丽。”——著名诗人张志民，对于申爱萍的诗芦予了高度评价。

“反复吟咏，冷静思索……我感到了一颗纯朴心灵的跳动，一溪温热而深沉的感情的流淌。”“我想借用并稍稍发挥她的一个思想，即：诗，都应该醒着。她醒着，这就很好。”——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孟伟哉，专门写出了申爱萍诗作的读后感。

在中原文坛，诗界前辈苏金伞，著名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孙荪也先后发表评论，对申爱萍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与此同时，千千万万的热心读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读她的诗，爱她的诗，与她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沉入诗情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之中。

也有不少年轻人，他们不以吟诗为足，而对“小溪”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不惜迢迢跋涉，以求探寻“小溪”那神秘的源头……

诗源何处寻？那根，深深扎在苦难的童年

当一脉溪水从山巅淙淙流下的时候，人们常常会逸兴遄飞，产生无尽的遐想：那水的源泉，一定来自幽幽冥冥的地腹深处吧？那泉的根，一定深深扎在厚厚的地岩断层之中吧？

诗也有根。

那么，申爱萍的诗之根，又来自何方？

如果去询问申爱萍，她定会深沉地告诉你，诗根深深，来自腥风血雨的岁月，来自多灾多难的童年。

1945年初春。冀南农村的原野，苦菜尚未开花。一片料峭的春寒笼罩着荒凉的大地。满目肃杀，没有一丝春意，唯见一座新起的坟茔上，有一朵硕大的莲花迎风傲放，白得高洁，白得耀眼。

坟里边埋着一副忠骨——申爱萍的父亲，一位宁死不屈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忠心耿耿地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被反动的“还乡团”抓住惨无人道地活埋了。乡亲们为表达对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的悼念之情，默默在他的坟头上插上一朵纸扎的白莲。

白莲，白莲，它象征着革命者纯洁、高尚的灵魂呵！知情的人们从此经过，总禁不住朝那坟头上的花朵投去深情的一瞥。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一个年仅四岁的小女孩，拉住哭成雕像的母亲，执拗地喊着。

一次又一次上坟，小女孩总是指着坟头，迷惑不解地询问着心碎肠断的母亲：

“妈妈，他们为啥要把爸爸埋在地下？爸爸为啥会死呀？啊？”

这就是申爱萍的童年。这就是留在小兰子——童年的申爱萍脑海中最初的、也是最深的印记。

父亲牺牲后，小兰子姐弟二人跟着母亲，开始了颠沛流离的

生活。作为“共党家属”，他们时时受着反动势力的迫害，经常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野菜和树皮，成了母子三人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食物。

对于初入人生，懵懂未启的小囡囡来说，过早地吞咽人生的苦果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别的，只意味着早熟。苦水里能泡出智慧，这常常是受苦者始料不及的。当受难人的智慧得到了激发之后，苦难也许会慢慢退去。

亲戚们不忍心眼看着母子三人到处流浪，决意要把她们接到家里相依为命。看到闪现出脱离死亡线上的一丝希望，小兰子的眼里闪现出光亮。她象大人似地抓住姑父的手认真地说：

“姑父，我听话，我会抱孩子呀！”

七八岁的女童真的担当起“抱孩子”的任务。尽管大孩子抱小孩子，活象“小猫儿衔个大老鼠”，小兰子硬是乐滋滋地当起了“小保姆”。

小孩子经常哭闹。这时，小兰子就煞有介事地哄起孩子来。

“噢，噢，别哭哟，别哭哟！哎，我给你唱出戏怎么样？”

小兰子真的唱了起来：

“尊壮士呀，你不该……”

那稚嫩的童声，逼真的唱腔，常常引来大人们惊奇而又怜悯的目光。

小孩子似乎比大孩子幸福，因为他毕竟能经常受到爸爸的爱抚和关心。而小孩子这点特有的“幸福”，又使大孩子过早地萌生了顾影自怜的成人意识。

“我要是也有爸爸该多好啊！”象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小兰子经常在酣睡中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爸爸回来了，高大的身材那么挺拔、那么雄健有力。他欢喜地走到小兰子身边，带着慈祥的笑意，把女儿抱了起来，一边拉着女儿头上的小羊角辫，一边惊喜地说：“啊，几年不见，闺女的小辫儿

长这么长啦！”说着就温存地照兰子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口。哦，黑乎乎的胡茬扎在脸上好痒痒……

然而，每一次总是在最高兴的时候，梦就醒了。梦一醒，父亲的身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回，小兰子一心一意去找爸爸。她找啊找啊，不知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忽然，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干枯的土井中。里边好深好黑呀，怎么也爬不出来。她没命地哭着，喊着，直到把整个院子里熟睡的人都惊醒了。唉，原来还是梦！

梦做得多了，思想也慢慢复杂起来。随着时光的流逝，小兰子在长大。她渐渐懂得，爸爸是再也回不来了。而人生的路，只有靠自己独立去走；幸福，也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了。

1954年，年仅12岁的小兰子在上级党组织的关怀下，参加了当地的“娃娃剧团”。作为一名“娃娃演员”，她毅然走上了独立的人生旅途。

真可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50年代初期，全国刚刚解放不久，经济还十分困难。当“娃娃演员”，一月挣不了多少工资。尽管这样，早已懂事的小兰子完全以“当家”人自视，承担起抚养母亲和弟弟的义务。每月省吃俭用，把节约下来的几元钱拿回家里，帮助母亲和弟弟度过清贫岁月。

“痛苦的童年，作家的摇篮。”当一位文艺心理学家在研究申爱萍童年生活与她的儿童诗作的内在联系时，曾引用了这样一句颇含深义的名言。

当然，并非所有童年痛苦的人都能成为作家或诗人。但对于天生多愁善感的申爱萍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童年时代的种种磨难，连同对幸福理想的美好憧憬，却都被完完整整地深埋于潜意识的断层之中。

诗之根，就这样种下了。当根幸运地遇上了充足的阳光、雨露和肥料时，它不就会发芽、生长、开花并且结出丰硕的果实么？

诗神翩翩来：“红荷”，那是“太阳的 孩子”捧出的一颗赤子之心

在古希腊神话中，诗神阿波罗是一位生气蓬勃而又充满激情的英俊少年。据说，无论他钟情于人间何人，欣然以青眼惠顾于谁，谁就将有幸成为诗人。

人们也许会开一个有趣的玩笑：大概阿波罗更偏爱美貌的少女吧？

事实上，当申爱萍幸运被诗神选中之时，她已是将届“不惑”之年的“孩子妈”了。

诗神既不偏爱年少，也不好色，他爱的是才思和诗情。李清照、薛涛、白朗宁夫人之千古流芳，主要应归功于她们笔下那迷人的诗篇。

同样，在1983年到1985年间，人们知道申爱萍的名字，主要是从读她的儿童诗集《红荷》和《太阳的孩子》开始的。

我国古代有男子“大器晚成”的记载很多，清朝有个著名诗人沈德潜，据说60多岁才“金榜题名”。至于象申爱萍这样的女性，年届“不惑”才开始写诗，刚逾“不惑”就名重当世，尚属少见。

按照传统的习惯，不惑之年，心将老矣，还能写成什么儿童诗？

但是，申爱萍却有着一颗童心。在她的内心深处，自己依然是一个“太阳的孩子”。她的童年，早就在心理深层结构中，凝固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了。如今，当改革时代的融融和风把文坛吹拂得春意盎然的时候，申爱萍那颗久眠的童心苏醒了。当大自然春天的图画再次展现在眼前时，她那颗童心被触动了，一切都充满了幼稚而纯真的新奇感：

“啊，红荷！／一夜间，将层层压抑挣脱／披一身晶莹透

亮的露珠／齐刷刷唱起奋进的歌……”

在这位“儿童”眼里，荷花不仅是美的象征，而且还是幸福童年的象征：

“荷花望着太阳神秘地笑了／迎接母亲一样的欢乐／他们莫不是太阳的孩子／也有母亲般的皮肤、性格……”

太阳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幸福呵，他们一个个无忧无虑，生活丰富多采：

“你站在／聚光灯装饰的太阳下／是一棵朱红的黎明树／透出芳香，如花初醒／你是悠悠飘响的风铃／牵来一缕潮漉漉的情……”诗人笔下勾画出一位拉琴小姑娘动人的剪影。

象这样的幸福形象是描绘不尽的：

“三月／最早的日子／牛，是我读不懂的童话／地上印出个缓缓的侧影／驮着我轻松的散步／我在牛背上嬉戏玩耍。”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谜一样的春天的图画。

“他扛起了爷爷的猎枪／戴上了爷爷的虎皮帽／在茫茫的雪地里／寻找可疑的目标……／他象一棵奔跑的小树／他是一座会飞的瞭望哨／凭着一身的勇敢和智慧／捉住了一只偷啃树木的雪豹……”这幅小猎手狩猎图又十分令人神往。

一个又一个“太阳的孩子”的形象在诗人的笔下再现，他们有着多么令人羡慕的童年生活呵！

那么，“我”的童年又怎么样呢？诗人不禁由人及己，浮想联翩，诗思汹涌，飞回那难忘的悠悠岁月。一个个儿时的生活场景，一幅幅史诗般的画卷，在诗人的笔下铺展开来。

与今天那些“太阳的孩子”相反，诗人的童年，只不过是“一张清淡的图案”，那“一塘盈盈碧水”，托起的只是一叶“生活搁浅的小船”。

可是，就连这叶搁浅的小船，残酷的暴风雨也要无情地打击它。诗人童年记忆的第一幕，便是失去父亲的悲剧：

“那个黑得可怕的夜晚／那个狂风卷着飞雪的夜晚／爸爸冲出日寇的重围／背负着洋刀的血痕／在狗吠狼嚎的‘捉拿’声中／他慌乱地走了／走向那一片明朗的天空。”

爸爸冲出了日寇的重围，很快又落入了“还乡团”的虎口壮烈牺牲了。但是，可怜的小女孩无论怎样也不愿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她要寻找亲爱的爸爸：

“我仰望一座山峰／山峰粗犷的骨骼间隐伏着雄风／我走近一道丘陵／丘陵凸起宽厚的背脊／我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山顶的流霞苍松／是不是父亲傲岸的伟容？／我询问每一块墓碑／墓碑上都没有父亲的姓名／我推推紧闭的墓门／可会走出我的微笑着的父亲？”

当然，即使她踏遍青山，寻遍原野，也再不能找回爸爸。凄风苦雨、寒月残星中，她只有同可怜的妈妈相依为命，

“我走向霞光／迎接妈妈／腿上的黄泥，把她的膝盖糊满／我望着妈妈，一脸汗珠／把她年轻的额纹压弯。

妈妈那宽厚的面容啊／收藏着一个淡淡的微笑／妈妈那温柔的手掌啊／印上一层鲜红的血斑。

我心中止住了欢悦的溪流／眼里涌出酸溜溜的泪泉／一滴滴从草叶上跌落／小草哭着，要为妈妈分担。”

在申爱萍这些动人的儿童的诗篇中，诗人的童年与当今“太阳的孩子”们的童年形成了新旧社会的鲜明对照。

然而，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就没有了太阳么？有的。在申爱萍的儿童诗里，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共产党人心中神圣的太阳。而作为革命者，“父亲的心，是一座太阳的城堡”！诗人自己，则是更深一层意义上的“太阳的孩子”！

从对记忆之历史断层的庄严开拓中，申爱萍获得了自己第一个诗歌创作的丰收季节，这就是她的儿童诗集《红荷》和《太阳的孩子》的诞生。这两部儿童诗集之所以获得极大成功，就在于

诗人有一颗真正的童心，因而能以逼真的童稚眼光写自然，写人生，显示出了童趣盎然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欢乐与痛苦的鲜明对照，挚爱与憎恨的深沉交织，又使这两部诗集的内容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成人都具有着撼动心魄的感染力量。因此，在这两部诗集中的代表作《再给陌生的父亲》荣获首届全国儿童文学奖前后，她的许多著名诗篇纷纷被全国各种诗选集选录入书，并被译成英、法等外国文种介绍于海外。

常常有人问：诗是什么？申爱萍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诗，既不是迷狂者的随意胡诌，也不是浮躁者的喧哗骚动。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诗，那是从心底涌出的血和泪，是终生追求的梦和情呵！

诗力生于压抑。奋斗，她印证了“愤怒出诗人”的千古名言

常识告诉人们，地泉要能喷出，必得地壳给予强大的外力。同样，诗人内在的创造力，也常常是由外力引发的。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一代文宗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一普遍现象。

那么，促成申爱萍走上诗歌创作道路并取得成就的“外力”，又在哪里呢？

如果说，童年的申爱萍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那么，她的青年时代却象蜜一样甜。

新旧两个社会，给她的人生带来了极大的反差。

进入“娃娃剧团”，是她少年时代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样一个崭新的环境里，饥饿与困顿、痛苦与眼泪都成了历史；愉快与欢欣占有了她稚嫩心灵的整个天地。在剧团里，领导象长辈

一般关怀和教导着她，娃娃演员们亲姊妹一样地待她，生活充满乐趣，充实而富有意义。她和小伙伴们认认真真地排戏，扮演喜儿，扮演吴琼花，也扮演每一个阳光下成长的孩子的戏剧角色。

不仅物质生活上丰衣足食，精神生活也有了优越的条件。剧团里的书刊资料很丰富，小兰子如获至宝。完成演戏任务之后，便是爱不释手地读书、写字、学文化，读中国近代史，读中国文学史，读中外古典的、现代的文学名著。她非常喜爱鲁迅先生的人品和作品，于是不惜高昂代价，将一尊鲁迅先生的石膏像和整套《鲁迅全集》买回。接着，一座“供奉”鲁迅先生的“小庙”在小兰子的书桌上诞生了。虔诚的小姑娘从心里暗暗崇拜着鲁迅，花费很大的气力学习研究鲁迅的作品，学习他作品的艺术技巧，学习他作品的思想境界。小兰子一边学着，一边摹仿着写。鲁迅的诗歌很美妙，读着半懂不懂的，朦朦胧胧的，给人一种飘逸、神秘的感觉。于是小兰子就也爱上了诗歌；鲁迅先生的日记写得精要简约，朴实深沉，于是小兰子就也爱上了写日记。她开始学写日记、写诗歌，写了一本又一本，写了一摞又一摞，写得很吃力，也写得津津有味。开始大家看了都说写得不象。可小兰子就是不气馁。嗯？不象。哼！这有什么，我就不信写得多了就还是不象？

小姑娘就是这样要强的犟脾气：你要说她不行，她偏要做好让你看看到底行不行！

结果，不但工作干得行，学习也搞上去了。1958年春，她考入了邯郸地区戏校。仅仅一年时间，她就以写出两个剧本的优异成绩，被学校作为学生“尖子”保送到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专攻编剧专业。在李刚教授的耳提面命下，她遨游于中外戏剧名著的海洋里。戏剧大家笔下诗一般的戏剧语言，画一般的人物刻画，令她心醉神往，目不暇接。从关汉卿的《窦娥冤》到王实甫的《西厢记》；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到莫里哀的《伪君子》，她

无一不进行深入的攻击和研究。戏剧语言、戏剧冲突、戏剧结构、戏剧人物等等新概念一时间充满了脑海，成了她解剖和把握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在院外导师邓初民先生的指导下，她还对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艺术哲学和审美哲学等，进行了反复的咀嚼和体味。她的文艺功底一天天厚实起来了。

生活就象开花的芝麻，一节一节高起来，一天比一天散发出浓重的香味，终于达到了一个醉人的高潮。

在中国戏曲学院上学期间，她和同学们曾多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出于对总理的无限爱戴，一天，小兰子和同学们一起登门拜访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妈妈。

总理和邓妈妈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抽出时间热情接待了她们，并同她们愉快地共进午餐。

望着共和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艺术幼苗，总理和邓妈妈感到高兴和欣慰。他们亲切地询问年轻人在校的生活、学习和人生理想，勉励她们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服务。老幼两代人谈得跟父母见了儿女似的亲密无间。当小兰子谈到自己的父亲被地主“还乡团”活埋时，总理和邓妈妈感动了。

“你们不是说要合影吗？”邓妈妈热情地提议。

总理愉快而又慈祥地揽起小兰子的肩膀说：“来，我们永远在一起！”

小兰子幸福而甜蜜地依偎在总理身边。随着照相机“咔嚓”一声，年轻人青春中最灿烂的一瞬在心灵中定格。

学习结业后，申爱萍回到了东风剧团。作为编剧和导演，她参与了郭沫若著名历史话剧《武则天》的改编工作。一个又一个宝贵的日子，她幸运地和伙伴们一起同郭老共同推敲剧情中的每一个情节和每一句台词，亲身领受了郭老严谨创作精神和深湛艺术才华的感染和熏陶。